

古道的形成

关于商贸古道的形成，还得从北宋王安石说起。王安石任鄞县令后，即巡视海晏乡的穿山半岛芦江流域，发现当地土地肥沃，十分适宜耕种，但是水患严重，于是对症下药，着手规划整治芦江流域。关于这段经历，王安石在《鄞县经游记》中写道：“癸未，至芦江，临决渠之口，转以入于瑞岩之开善院，遂宿。”

芦江流域水利整治期间，王安石三次来到现场。水利整治完成后，当地百姓安居乐业，物阜民丰，柴桥的商贸活动遂兴。商贸古道最迟在明初已经形成，随着周边居民的增多而渐趋繁荣。

据悉，商贸古道上的鹅卵石路乃明、清两代陆续铺设，为属地乡村负责规划，当地富商或民众捐助，由从宁海请来的“路师”（专事鹅卵石铺路的工匠）分段分期铺成。这条商贸古道的形成，主要得益于商贸重镇柴桥。

柴桥，古时隶属海晏乡，是浙东商贸中心之一。柴桥成为浙东商贸重镇始于宋代，明时得到发展，清、民国兴盛，及至新中国成立后的漫长一段时间里，仍闻名遐迩。至今柴桥街头仍然商贸繁荣，行走在柴桥老街，古镇的商贸遗风犹清晰可辨。

在交通闭塞的过去，柴桥依靠穿山港的海运和穿镇而过的芦江内河航运水系作为进出口，后来又有宁穿公路作为交通要道，与宁波城区及上海、舟山实现商贸互通。

值得一提的是紧临柴桥的穿山港，自清光绪十年(1884年)起，就有客货轮停靠穿山码头。清光绪十六年(1890年)至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是穿山海运业最兴旺时期，当时靠泊穿山码头的有宁波轮、利济轮、慈北轮、镇北轮、姚北轮、平安轮、湖广轮、景升轮、瑞云轮、永川轮等。6年后，穿山码头又有新宝华轮、定海轮、平阳轮、哈纳轮、可贵轮、舟山轮、大华轮等靠泊。穿山港还是渔船的靠泊卸货之地，渔汛时节，更是海产品交易的集散地，市场红火，同时带动了穿山道头（即穿山街）饭店、商铺、旅馆业的兴旺。

古时，柴桥芦江内河航运水系发达。“夜航船”从柴桥头启程，途经霞浦、大碇、郭隘，靠泊育王岭东麓的瓔珞河头，再经育王岭到鄞县五乡中转至宁波城区，欸乃声声，见证了柴桥商贸的兴隆。常年往返于芦江柴桥头至瓔珞河头的夜航船有10多条。当时柴桥的商贸特点是：运往宁波城区的以“山货”为主，主要是柴桥本地以及郭巨、白峰、上阳、梅山、昆亭、三山等地的棉花、金柑、番薯干、淀粉、茶叶、水果、鲜笋、鱼鲞、蜜饯，还有竹木制品及各种家禽、家畜、野味等；而从宁波城区贩运到柴桥的主要是轻纺工业品，如日用百货、南货、药材等。1939年6月，日寇侵占舟山，上海的大批民用货物只能通过穿山港，续转内河，柴桥成为浙东货物中转枢纽，当时芦江的内河航船迅速增加到50余条，航运昼夜不息，这种境况直至抗战结束，才恢复正常。

此外，老底子每年的6月至9月，是梅山岛盐碱地2000多亩棉花收获旺季。岛上的4800多担皮棉，均靠郭巨五个乡镇的挑夫，经上梅渡口跨海翻山越岭挑到柴桥镇上售卖，挑棉花的挑夫被称作“棉花客”。棉花客大军浩浩荡荡，绵延十余里，蔚为壮观。



柴桥芦江水系

古道的经脉

穿山半岛上的“茶马古道”在东、东南方向各有一个起点。东面的起点为峙头洋畔的边陲古城郭巨（明初因抗倭建所城，时称“前所”），并辐射到最东端的峙头长坑村。东南面的起点为与北仑梅山一江之隔的上阳道头渡口，并涉及梅山和舟山的桃花、虾峙、六横、佛渡四岛。陆端分两路分别到北仑白峰小门村风水岭与枫棚岭下汇合（即小门官路东）。其中，郭巨段起始点可延至峙头南北的洋涨岙、升墩、双岙、盛岙和长坑、长柄、大黄石门、中宅、竹湾以及郭巨的后墩、华峙。郭巨段从郭巨新碇头或郭巨老城西门出发，过石前、狗湾、福明、大岭下、大涂岭、门浦、大小山防、风水岭至小门；上阳段从上阳渡口出发，早期需沿山经过下道头、太平岙、阮家、枫棚、枫棚岭至小门，后期从上阳渡口出发，过上白公路上阳段，焦山下到枫棚、枫棚岭至小门官路东。小门官路东作为汇合点，再沿路经过枫棚岭下、官路墩（登）、叶家、杨梅湾、石佛堂、中岭脚李家、中岭、沙溪、黄土岭、四脚亭（现水芹村），到柴桥上街头的“十三行”（柴桥早期的集贸市场）。



“官路墩（登）”地名碑

下山（旧指舟山的桃花、虾峙、六横、佛渡一带岛屿）、梅山岛的百姓或商贩，则摆渡分别从郭巨新碇头、峙头双岙的碧蓝嘴（古渡口，现仅存遗址）渡口上岸，再沿商贸古道到柴桥。

“茶马古道”陆上部分长50多里（含汇集支路），如果加上上海部分则有100多里。

数百年间，柴桥古镇的商贸初具规模，人称“西有大宁波，东有柴桥小宁波”。穿山半岛上的百姓或商贩，沿商贸古道，将本地产出的山货、海货等土特产品，手拎肩挑至柴桥交易，出售后，再换回针线纽扣、酱油味精、棉布毛线等日用百货。对那时的人们来说，去宁波城区是出远门，来回路上要花两三天时间，所以很少去。因此，柴桥成了当时穿山半岛上很多人旅途的终点。

古道的影响

柴桥商贸从宋、明两代逐渐形成规模，一直至清、民国兴盛。清乾隆年间，柴桥即形成了众所周知的每逢农历“一、六”“三、八”小市的赶集商贸文化现象。方圆几十里的百姓乃至过江隔海的“下山客人”，也前来赶集。“下山客人”除了带来黄鱼鲞、墨鱼鲞等干货外，还有一种叫“佛渡红烤虾”的海鲜产品。烤虾原料透骨新鲜，色泽红润，虾香诱人，闻之满口生津，且价廉物美，因此广受欢迎。市日至，柴桥老街上人山人海，吆喝声此起彼伏，天南海北的货物十分充裕。以至外乡人夸张地说：逢“市日”，柴桥芦江水也要卖三分钱一斤。古镇商贸的兴盛，从中可见一斑。

兴旺的商贸活动，催生了清末至民国时期柴桥古镇超前的支付结算方式，即除欠记账，载体是用于记账结算的“经折”册页。当时，柴桥老街上铺生、正茂、源盛、大纶布店以及其他一些绸布、广货店（多位于现在柴桥头南侧），均使用经折。经折实质上可以视为浙东早期的“信用卡”。

经折由店家各自发放。持经折的客户到商铺购物，只要写上日期及货物的名称、数量、价格，然后签字即可。不会写字的当事人，可以委托账房先生“记账”，俗称“上账”。然后，店里也会留存一份相应的底账。待到秋收时节或年底，店铺老板就会派出账房先生，上门逐户收账。除账除了现金支付外，也可用收上来的农产品如稻谷、番薯干、秋茶等议价后抵款，相应的实物则由店铺老板出钱雇人挑回。特殊情况下，也可由客户提供自制的经折，此类客户多属当地股实人家，只要商铺认可，可在整个柴桥街上赊账购物。主人或佣人均可持折购物，通常是认折不认人。

这一结算方式的创新，实际上是精明商家的“生意经”，通过向“有条件的人”合理赊账，既挽留了客户，又做大了生意。



悠长的鹅卵石古道

穿山半岛上的「茶马古道」

位于宁波东部的北仑穿山半岛，与舟山群岛隔海相望。在穿山半岛的座座丘陵间，有一条鹅卵石铺就的蜿蜒古道，从东向西，或翻山越岭，或过桥涉溪，一直通向浙东商贸重镇柴桥。

这条古道是交通不发达时代半岛东南百姓从偏远乡村走向山外，既而走向外面的世界进行商贸活动的主要通道。这条商贸古道从明初沿用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历经600年左右沧桑岁月，蜿蜒的古道被后人誉为穿山半岛上的“茶马古道”。

石志藏 文/摄



柴桥头



柴桥“十三行”旧址



穿山码头旧址

说不尽的古道往事

这条商贸古道虽然不算长，但对古时依靠双脚行走的人们来说，大多数时间还是要消耗在路上。路远的人为了在一天内往返，只能起早贪黑，以至古道上天未亮就有人结伴赶集，而晚上则披星戴月回家。

商贸古道，旧时也称“官路”，小门村至今还有官路墩（登）地名，它包含官员走的路或“众家路”之意。商贸古道上人来人往，除普通赶集者外，还有鸡毛换糖、零拷酱油、卖排刷枯头树（刨花水）的小贩和卖张网货、红烤虾的小贩，有补缸补碗、打篾箍桶、闹鸡闹猪等形形色色的能工巧匠，因此古道也成为流动的交易场所。

往返途中，路远的“下山客人”常在路边人家歇脚、喝水解渴、拉家常，久而久之，有交朋友的，还有联姻的，因此也就有了落脚、留宿之处。

除了与古道边人家联姻外，位于古道中间的小门中岭有中岭庵，旧时周边村子的一些青年男女，为了逃避封建包办婚姻，每年的农历六月十五晚上，就会在庵里聚会，寻觅真爱，为古道增添了一段人间佳话。



中岭凉亭内景

古道上留下了很多历史风景，凉亭和庙庵是其中的一大特色。从东向西，就有大涂岭（门浦）凉亭、风水岭凉亭、枫棚岭凉亭、中岭凉亭、青垫桥凉亭、四脚亭凉亭等。凉亭，是供行人歇脚、挡风避雨的地方。始建于明代的小门中岭凉亭，至今保存完好，在岭巅披着岁月的风霜，执着地守候着古道。听上辈人说，中岭凉亭里摆有小桌子和茶具，有一李姓老婆婆为来往行人提供茶水。亭边中岭置有一些地产，管理庙宇的也是这位老人，靠地租收入来行善。

据当年居住在中岭脚的老人回忆，中岭凉亭旁原有一碑，记载了古时茶地的佣金之争，是由宁波府判的，立碑时间在清末，现不存。小门中岭脚李姓族人，系明末清初从三门一带迁来，先定居于凉亭附近，后下迁。祖辈以种金柑、茶叶及采草药、斫柴等为生，还在山下种植水稻。农作物收获后，便挑着担子过中岭凉亭，走10多里路，到柴桥街上出售。

之前，黄土岭下青垫桥凉亭内，有一副对联对仗工整极富韵味，至今流传。对联曰：“青垫桥造月洞式有水成圆无水缺，黄土岭作云梯状逢雨热雨未寂。”这副对联，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年柴桥市日的繁华景象。

因此，这条古道不仅具有商贸功能，更记录着600多年来江南沿海乡村丰富的民俗风情。

这条古道也见证了当地人民的苦难。民国二十九年（1940年）夏秋，当地遭遇80多天持续干旱，庄稼绝收，六横岛上旱灾尤烈。海岛人通过商贸古道来大陆逃荒，扶老携幼，形成长队。很多人沿途变卖老木床、火柜等家具，以换取番薯干等杂粮，或将家具带到柴桥集市上换粮食充饥。

这条古道还见证了两个体现国际主义精神的故事。其一是民国三十一年（1942年）十月，载有英军战俘的“里斯本丸”号在舟山东极岛海域被美军潜艇击中。其中的伊文思、法伦斯、詹姆斯敦三名英军，经舟山渔民救助，由定海国民兵团抗日第四大队人员护送，经桃花、六横，到达峙头双岙的碧蓝嘴上岸，经由古道东段来到上阳抗日武装驻地，休整三天后送象山，再转往重庆。

其二是民国三十四年（1945年），美机轰炸设在舟山本岛上的日军基地，一机不幸被日军炮弹击中失控，美飞行员跳伞后降落在峙头海边。当地乡民获悉情况后，将飞行员救起，并通过古道护送至柴桥，再送往当时的镇海县政府。

古道经历过枪林弹雨的烽火岁月，其中的红色故事引人入胜。古道经过的小门村徐家大院，先后有十余名仁人志士投身抗日救亡和解放战争，其中包括徐建农、徐长海“一门双英烈”。另据《镇海县志》载：1949年5月27日至5月29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挺进穿山半岛，国民党县政府及守军溃逃梅山等岛屿，又至舟山，后至台湾。我军与国民党溃逃部队分别在柴桥黄土岭、山防风水岭与门浦大涂岭发生战斗，双方交战激烈，至今，大涂岭上还有一座无名烈士墓。

商贸活动还催生了古道唯一的邮政代办所和茶叶初制厂。从小门中岭脚走出去的著名作家李建树的老家就在古道边，他专门写过《邮政代办所》和《茶叶初制厂》两篇回忆文章。

李建树在《邮政代办所》中写道：“我父亲小时上过私塾，粗通文墨，为了方便父老乡亲，就与镇上邮电员蔡先生商量，小门中岭下的信件就由我家代为受理，在我家挂一块‘邮政代办所’的牌子就行了。也不拿工资报酬，一心只为父老乡亲服务。蔡先生一听就大为高兴。邮政代办所的名声在外，平时来寄信、寄包裹的人就慢慢多起来了，为了方便大家，父亲就自己垫钱到柴桥邮电局买来不少邮票，挂在板壁上。来寄信的人付8分邮资，扯一张邮票贴好就行了。下午蔡先生一来，将来信往我家一放，再将要寄发的信件往邮包上一塞就可以往回走了，真是方便了很多……”

《茶叶初制厂》中有一段文字写得十分生动：“有一段时间，父亲忽然不知去向，后来才知道受村里委派到绍兴去开会，学习制茶去了……过不了几天，父亲就回来了，他还带回了一台做茶叶的机器，叫‘茶叶揉捻机’。那机器就放在我家老屋的堂前，我爬上去仔细观察了一番……茶桶内可放进四五十斤鲜茶叶，放入茶叶之后转动螺母让桶盖紧紧地压实里面的茶叶，然后叫来四五个力气大的男劳力面对面地站定，用双手推着茶桶在磨盘上绕着立柱连续地回转研磨。桶内的茶叶因为受到挤压和研磨，很快就被揉出了汁水，并自然卷曲成条条茶丝。”

直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穿山至郭巨的329国道修通，热闹了几个世纪的商贸古道才繁华落尽。尽管如此，这条商贸古道在漫长历史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，以及衍生的诸多故事，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。